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第五卷 成進士債主冤家齊證罪 說仇人泥犁刀劍總生花

《點絳脣》：今古茫茫，麒麟闕頓刻溪幅。驅狼逐鹿，奔走太行路。奸險生心，到處成桎梏。休報復，你笑我哭，高枕黃梁熟。話說丁協公自中了進士，值得大搖大擺今日是年家請酒，明日是盟兄回席，又把北京踹得個稀爛。那日吏部掣簽，掣得福建地方一個知縣。領憑到手，不日出京。到家祭了祖，親朋來賀的填門塞巷，應酬了些日子，才吹吹打打赴任而去。一行家眷，好不齊整炫耀的。他是慣了的性子，那裡忍耐得？到那地方，下力抓個兒，顧甚麼官聲國法？按院看他是進士出身，本上帶了個名字，大計裡一個不謹，請了回籍。你說他家裡坐得住麼？他是個白衣也弄出個紗帽來，豈有一個紗帽肯安心做了白衣的？那時值嚴相當權，他使得福建的東西不著，運了些進京，打點了嚴世蕃，又拜他做乾兒子。嚴世蕃吩咐吏部，就起了他戶部主事。他又帶家眷進京到了戶部的任。管倉管庫，他也不肯放鬆了那一京的。

不上年把，嚴相也逐回籍了，嚴世蕃不久也正法了。老子已壞，兒子還坐得住？卻被戶科一個姓蕭的掌科，單單參了他一疏，說他如何貪贓，何等亂法，大計壞的官不思閉門訟省，反入賄權奸，朦朧請復。以大君之祿位，作假父之恩知，罪在不赦。末又道他本來面目，多屬夤緣，場屋關節，手眼神通，顯有指證，不比風聞。伏乞敕下該部通盤打算，徹底澄清，計其贓罪，示以極刑，除小人百足之尤，培國家萬年之氣等語。旨下發刑部究擬。那刑部關會了吏部，討了大計的考語來，加他個不合入賄謀復的罪。又拗不過蕭掌科做了硬對，問了個沈陽衛的軍，候旨下不題。正是：

憑他羽翼冲天去，若個奸雄好到頭。

不見曹瞞疑塚在，幾回玉碗去荒丘。

卻說徐鵬子在盧翰林家讀書，與公子交相琢磨。那公子到底是有根氣的，也就虛心耐受，學業果比往日大進，時常送文字與翰林看。翰林也曉得是徐鵬子誘掖之功，著實歡喜。

那一年提學發牌科考，盧翰林對鵬子道：「你揣摩已成，不要埋沒了。你可借我北地籍貫，提學科考，你出來試一試，毋令英雄有白頭之歎。」徐鵬子應允。一連府、縣、道，不費絲毫氣力，輕輕的進了學。又去趕遺才，又錄了一名科舉。那盧公子仗自家的本事也公公道道摸了個二等科舉。翰林大喜，早晚勸他們攻書，一切進場雜事，都不要分他們的心，只待臨場之日，帶筆硯進去就是。

須臾進了三場，徐鵬子中了解元，盧公子也中在五名幾名上。這回光景，真是不同，徐鵬子枯木再春，那盧翰林也是個刮目的知己了。翰林對鵬子道：「小兒的本領還生疏，雖然偶中，不得自滿。我意這邊糧船甚便，僱了一個艙口，又寬敞，又安穩，徐先生同小兒前去，一路上還要求你點撥。盤費是不消愁得，你們早早進京，一面讀書去。若得小兒同徐先生聯發了，學生決不敢忘。」徐鵬子謙謝不了。拜了房師之後，兩個人就趁順便的糧船預先進北京去了。

那盧家事體，百需百有，真個是不費他們半點心力，整日在船上讀書。剛剛船到了天津衛兩個人商量道：「僱班轎馬，到京去更便些。我們在船上已久，不耐煩了。」不一時，就僱了夫馬，徐鵬子與盧公子兩乘大轎，餘者都是騎馬跟隨。可煞作怪，恰才不曾走了四五里遠，只見一個婦人坐在荒草地上啼哭。他們這些人通不在意，徐鵬子是個受過患難之人，聽見便惻然動心。轎子到他面前過，細聽一聽，聽得不似北音，便叫住轎，著人去問婦人是那裡人，為何啼哭。那婦人回道：「是南邊人。」鵬子聽得聲音，連忙跳出轎來一看恁大一驚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他渾家王氏。便問道：「你為何在這裡？」那王氏起先低頭而哭，見人來瞧，他也不敢抬頭。一聽見問他的聲音，才抬頭起來，見是自家丈夫，方立起身道：「這是夢裡？如何這裡得相會？」徐鵬子道：「我如今中了舉人，進京會試去。你來則甚？快講我聽。」王氏將避亂得信，特來找尋，遇著惡船家，因此連夜走了，要走進北京問那衛官，再討你的消息，不想於此得會，大略說了一遍。徐鵬子道：「這船家哩？」王氏道：「他已開船去了。我認得他叫李麻子，他少不得要到北京，容易查訪的。」徐鵬子才請盧公子相見了，大家悲感不勝，就將鵬子那乘大轎與王氏坐了，他另僱了一乘轎子，一同進京。恰是：

今夜燈前照，猶疑夢裡身。

不受苦中苦，怎為人上人。

這王氏到這苦難時節，與死為鄰，不想遇了丈夫，又是遇了富貴的丈夫，不似前番酸丁了。雖然是王氏貞一之報，卻也還是徐鵬子不淫濫之報。不幾日到了北京，賃屋住下，一切不題，單理進場的功夫。須臾進過三場，卻早又揭曉了。徐鵬子中了進士，盧公子榜上無名。鵬子又殿試過了，殿了二甲上。觀政後，就授了北京刑部主事，去到任了，將家眷送進衙門，盧公子方才作別回家。

卻說徐鵬子到任之後，書吏送進一本冊子，卻是戶部郎中丁全問這這案的爰書。便稟道：「丁家家口，先要點驗，造了冊子送堂奏請候旨發遣。昨日科裡蕭爺又有帖兒來催了。」徐鵬子道：「丁全這廝，弄了個進士，做這樣現世報，不知所犯何事？」隨將那宗案卷細閱一番，又檢那蕭掌科疏稿來看了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一遣也不冤枉。」次日過堂點了丁全。只見那丁全含愧低頭俯了不得。徐鵬子只當他如此醜狀，見了鄉親，自覺面上難過，也不好分拘拘他。大約就家口單上一看，也有個丫頭，叫做春櫻。逐一點名過去，叫到春櫻，鵬子仔細一認，原來就是他走的那婢子，心下大加驚異，就叫那春櫻上來問道：「你也認得我麼？」春櫻抬頭，認得是舊家主，應道：「奴婢認得。」話未說完，眼淚簌簌的如雨下來。鵬子因法堂上不便細問，因叫道：「點完出去。」隨吩咐長班道：「那丁衙丫頭春櫻，不是正經人犯，本廳備價贖身，你可帶他交進衙來，領身價去交庫就是。」長班答應去了。到晚送到衙門口傳點進來道：「長班送春櫻來，並領身價。」鵬子隨備了二兩身價，付了長班，即喚春櫻進衙。春櫻一見了家主、主母，跪在地上，哭得個不起。正是：

團圓今夜三生話，雞犬猶銜百世恩。

莫道令威重到日，徒將城郭信歸魂。

徐鵬子問道：「我有甚虧負你你就走了？幾陷我於死地！」春櫻道：「這是婢子該死。其中卻有個緣故。」夫人王氏道：「甚緣故，你慢慢兒說來。」春櫻道：「那日老爺功名不遂，心下著惱奴婢不堪驅使因而觸怒。從小受老爺、奶奶恩養，豈有含怨之心？不想那日那姓周的白日鬼來看老爺，此時叫我捧茶出去。白日鬼問道：『你為甚麼眼睛哭得紅紅的？』我彼時不合應了他一句道：『相公放榜不中家裡這幾日吵鬧不過。』白日鬼道：『怎樣講，著實難為了你。你有爹娘麼？何不暫躲一兩日，等他過了性子，再回來也好。』我對他道：『爹娘在城外，我卻不認得路。若躲過得一兩日，這就萬幸。』白日鬼道：『明日侵早我做個陰鷲，送你回去住幾日，轉來還替你对相公說，叫他寬你些。』奴婢一時短見，還望他對相公處討饒。那曉得他第二日趁奶奶們未醒，果然敲門，叫我出去。我只當他是好意，就不合同他出來。誰知他一領就把我送到了家來。丁家接住，就把我關在一片屋裡，不通消息。後來聞得他買了爹娘來吵鬧，又包他告狀，送了那官五百兩銀子，要處死了你才放心。」夫人老大驚異，對鵬子道：「你與丁家有甚仇麼？」鵬子低頭想道：「我與他沒甚冤仇，苦苦這般害我怎的？」春櫻道：「還有話說。聞得他中舉人的卷子，是改了老爺的，老爺曾到白日鬼面前說，要到監場察院處告他，他又是那推官的門生，極力幫他，就借奴婢身上，先發制人，這都是我該死了。」說完又哭。鵬子點了點頭道：「原來恁樣。叫人那裡摸頭腦去！怪得那日過堂時節他那般局不寧光景誰知到他良心發見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樣惡人，怎麼天還把一頂紗帽與他戴？陷得我兩人險作他鄉之鬼。」鵬子道：「我如今這樣，他如今那樣。我雖然流離顛沛，還有見天日時節；別人參了他，恰好撞在我手裡結局，這也就是個報應了。」說猶未了，傳稟進來，說科裡

蕭爺請赴席。鵬子即時出來，到蕭衙去。正是：

平日殺人都市中，爭道相逢不相識。

淒淒不似向時聲，滿座聞之皆掩泣。

卻說徐鵬子來赴席，就問蕭掌科：「老先生尊召，同座還有甚人？」蕭掌科道：「學生特設奉敬，並無陪賓。席間還有一事相商。」鵬子道：「這樣怎敢當？」須臾坐下，酒斟數巡，蕭掌科道：「學生今日見屈者，正為丁全那廝。爰書雖定，只求老先生早些造冊送堂，以便進行，不可再留連濡滯，致有漏網之恨。」鵬子道：「正欲請教一事：請問老先生疏稿言言金石，字字秋霜，但所云場屋關節，這件不知何所指實，幸明賜教。」蕭掌科道：「這事不提就罷，提起來鑽心刺骨，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。老先生不厭煩絮，請借樽酒消閒，為老先生講一遍。學生習的是《春秋》，壯年才舉於鄉。節連會試，幾遭不中，鄉人皆以我為錢秀才了。其時因一墳墓，老父與鄉人口角。鄉人有□心老父之意，因學生公車在即，鄉人觀望伺隙而發。老父臨行謂學生曰：『鄉人有心挑釁久矣，你此行若中進士他就中止若不中進士，恐有不能忘情者。你須努力博個進士，以慰父望。今日輟發之日，即汝父睜眸之日也。』比時學生答道：『大人不必憂慮，此行揣摩已成，斷然要中決不負倚闈之望。』老父點頭而別。及到會試，學生極力敲推，成就七篇文章，反覆翻閱，決然可中。出場遂騰稿飛報老父，使老父見而寬心。三場皆稱，到揭曉日寂然無聞，因而不憤，候取了落卷，看作何分曉。那曉得討了落卷出來，學生卷上竟不是學生的文字竟是潦潦草草，極不象樣幾篇臭爛文字。卻好走到坊中看見了全這廝的硃卷卻與學生的一般。學生就照謄錄的人名，尋著替他理論，他說不關我們小人事，就是監場一位老爺那裡發下叫謄的，小的怎敢不依？學生正欲告發，以泄心中不平之忿，因想家難方殷，又生他釁，恐貽老父不安，只得含忍。鄉人因學生又不中了，遂將老父告在本縣。那知縣又與學生素不相投，乘機生詐，就出牌逕拿老父。老父氣鬱，因而得病不起。喪殯之儀，草率不堪。此事皆因不中，不中又因丁全，此學生痛心切骨，欲手刃報父之仇一也。」說完道：「老先生請酒。老先生聽得可髮指否？」鵬子點了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蕭掌科道：「還不止是。學生家道窮了，起復後只得就教。那曉得時運不濟，單拈了一根廣西柳州府學教諭。許遠路程，揭借了盤費，吃了許多驚恐辛苦教官體面，那裡嚇得動人？況獠蠻地方，怕的打劫，那裡怕你教官？真正是齷齪苦淡，老母好生不遂，又受了那邊山嵐野瘴得了一病，醫了數百金，總是不起。此舉皆因不中，不中又因丁全，此學生痛心切骨，欲手刃報母之仇一也。」講完又道：「請酒，老先生聽得可髮指麼？」鵬子又點了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蕭掌科道：「還不止是。你說那千里之喪，怎得容易回鄉？學生除供給醫藥之費，囊中已是蕭然了，盡將賤內衣裳首飾，可變賣的變賣，可融化的融化不上四五□金。又到同官處告貸，他們極力齷發，也不上五□金。幸爾敝鄉一個相知，在省下作官，學生親自到他任上求借，蒙他即借二百金，寫了合契，著學生回鄉備還他家裡。學生感他不過，一路省儉，搬將母柩回來。你想一個又老又窮的舉人，又在艱中，那裡得這二百金還人？那些討債的討了幾回，見無撈摸，次後就出言出語了，最後就敲門打壁罵的罵了。那日學生他出，那些討債的竟向內室辱罵，賤內不堪，回了幾句那些人故意發作，說道：『賴債，還來打我！』因而並賤內推撲暈倒。賤內受氣不甘，從此得病，不上半年，相繼而亡。此事皆因不中，不中又因丁全，此學生痛心切骨，要手刃報妻之仇一也。」講完又道：「請酒，老先生聽得可髮指麼？」鵬子又點了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蕭掌科道：「此三者皆其大端，約略舉而言之，其中造次顛沛還有百倍于此者，不敢盡述，恐污尊耳。近來始成進士，初授行人受國恩超擢今職。打聽這廝罪惡貫盈，意欲舉發。但他新投權相門下，作乾兒子，學生恐一時力量不及，不唯無益，反置不共戴天之仇於不能報之地，只得剝心忍耐。今幸冰山已倒，百足無能，荷聖明恩允稍泄前憤。總之，這廝縱懸首蒿街，消不得終天之恨！老先生休見怪。污耳！污耳！」鵬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恐怕世人受此累者不少。」蕭掌科道：「據老先生說有所聞見，亦祈賜教！」鵬子便含糊答應道：「學生也是這等說，未必指丁全一人。」蕭掌科道：「只是求老先生速些，至囑！至囑！」又吃了幾杯，方才告別。正是：

佛說大慈悲，眾生多水火。

憑君唱闌提，千劫大因果。

殺人街市中，不復知有我。

妮妮杯酒前，淚落如珠顆。

聞見咸心傷，殺之皆曰可。

堪歎讀書人，無知受其禍。

徐鵬子吃酒回來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原來丁全作孽，不止我這一宗所以今日得此重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又做出甚事來？」鵬子將蕭掌科的話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謀為舉人急些也罷，若進士就遲一科也得，何必恁急急傾一家、補一家的？蕭掌科被他弄得家散人亡，我卻比他還便宜兩個人。功名場中生出如此缺陷來，也是一場笑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惡賊使盡奸計，害人成己，若乘機湊便，重處他一番，警戒後人，且泄我兩家之恨，方稱我意。」鵬子道：「這也是前生孽債，將就他些也罷。也費千謀百計，弄個兩榜，只望封妻蔭子，耀祖光宗，享盡人間富貴，占盡天下便宜，誰知一旦泥首階前，灰心塞外，也就勾了。若復冤冤相報，何日是了？依我的意思，個個便還鬆動他些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蕭掌科的對頭，你若鬆他，不是解已成之冤尋未來之釁麼？」鵬子道：「蕭掌科精明歷練，可以理解的。我那負辜的事情，他久後自然識得。已成未來，都可以一概湔除了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門人傳稟進來，堂上有文書到。鵬子喚接進來，拆開看完呵呵大笑。夫人道：「甚事好笑？」鵬子道：「你說報仇，這不又是一宗報仇的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報甚的仇？」鵬子道：「戶科一本，為侵盜漕糧事。犯人李麻子，奉旨刑部究擬。這不是你前日說的那李麻子麼？」夫人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惡賊我恨入骨髓，未得報復，今日自投網羅，如今天眼恁淺哩！」鵬子道：「天眼淺，人眼倒要深些。這人已犯不赦之條，我又從而問入之，這又不是第二個丁全了？」夫人笑道：「你意何如？」鵬子道：「候面審時定奪。」

次日坐堂，解到李麻子，鵬子道：「你是李麻子麼？」李麻子道：「是。」鵬子道：「你抬頭起來。你認得我麼？」李麻子道：「不敢。」鵬子道：「你認得徐家阿嫂麼？我姓甚麼哩？你要見徐阿嫂，我請出來與你看看。」李麻子聽得，情知那件事發作了。只管叩頭道：「犯人該死！犯人該死！」鵬子拈起簽來，叫重責四□大板。打完鵬子道：「你這兇頑之徒，你就不犯到我手裡，我先曉得你必要壞事了。你今侵盜這許多漕糧，那裡去了？」李麻子道：「犯人一時無賴，花費了些錢糧，情願就死罷。」鵬子道：「你就要死也還難哩。你家中還有產業麼？」李麻子道：「家產毫無。只有一個六□多歲的老娘，帶在船上燒火，此外並無倚靠。」鵬子喝帶出去。

次日出票，傳了他那一幫的運官、旗甲，一齊都到。鵬子善言勸諭，令他眾人量力多寡，捐助他些。又道：「本司是為你們的，設使他枉口扳害了你們，你們既要代賠，又多去了衙門之費。且撮補得一個人完全，也就是一幫的光彩。」眾人感其恩義，只得一五一□的都替他清賠了。鵬子問了他個雜犯，仍代他償了去，白白的趕了出京。這正是：

冤冤相報幾時休，到得回頭把債收。

漢武秦皇遺蹟處，年年風雨泣長楸。

卻說那丁協公既定了罪，只不見刑部發放，心下想道：「冤家路窄，單單網落他手裡，這回耽擱了這許多日子，莫不是加些楔子，還要入我個重罪哩。」因遣人通了一個鄉親，也是在京現任的，托他到徐刑部那裡去認罪，道：「丁全自知該死，往日過惡，求念鄉情，開他一線生路，情願將原籍的房屋田產寫獻進來贖罪罷。」徐刑部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丁協公自是得罪掌科，與我面上全沒相干。」那鄉官道：「就不相干，也要求老鄉親做個魯仲連，何如？」徐刑部道：「莫錯疑了。我遲遲原無他意，三日內便見分曉。」

這鄉官回來對丁協公說了，丁協公心疑未定。果然過了三日聽得冊立東宮大赦天下。徐刑部就援例將丁全罪名開釋了，問個罷

職永不敘用例，做文回了堂上。堂上允了施行，這丁全才曉得徐刑部以德報怨，真正是仕途中聖賢，恩怨內菩薩，舉家頂戴不荆次日青衣小帽，伺候刑部出堂，親自拜謝。鵬子知得了，掛了一個牌道：會審欵件，一應公文不許投遞。

丁全看見牌面，諒道是盛德君子，不欲形人之惡的美意。在了大門口，端端正正磕了八個大頭，口裡不知咕咕囁囁祝贊的甚話。恰也湊巧，那丁全正在拜祝時節，只見又有一個人，破衣襤褸，飛跑走來，也跪在大門口，嘴裡大聲說道：「願老爺、奶奶萬代公侯，富貴聯綿，子孫昌盛，享壽萬年。」磕了無千帶萬頭才起來。一爬起來，頂頭撞了丁全。原來他兩個人是相熟的，一會兒各訴前事，兩個人齊打起鄉談來，合掌念佛而去。你道這是甚人？原來是那李麻子。這都是徐刑部公門中修行好處。門上人將此事傳稟進去，他也不以為意。你看他受了多少磨難，功名被人占去，性命還要貼他。幾乎連結髮奶奶也將來不保，他一味以德報怨，全不記懷「冤仇」二字。雖是摩練學問，從艱苦中操出來的，卻還是本來面目上原帶了菩提種子。

若學蕭掌科，未嘗不艱苦，不摩練，不能學他忘機了。後來轉了吏部，升了太常巡撫，累官至吏部尚書，享年九□多歲。夫人生了二子，春櫻因他無心之疑，也念貧時小菜收了做偏房，也生了一子。三子克紹書香，兩個中了進士，一個中了舉人，皆為名宦。這都是兩夫妻寬仁積德之報也。